

习作推敲

结合前面的讨论,我们一起来看看学生关于“如果_____会说话”这一题目写的作文该如何修改。

如果砖墙会说话

北京市第一六一中学学生 徐启荣

原稿

火热的阳光照向大地,微风吹过田野,翻起一阵阵碧绿的波浪。夏日湛蓝的天空下,行人挑着扁担走在纵横交错的小路上。这就是我的家乡,一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村庄,它马上就要被拆除了。

我特意从北京赶回来,为了见这个小村子最后一面。漫步在石板路上,两旁的砖房刷着斑驳的白漆,商人们叫卖着,缕缕炊烟自屋顶升起。这里的时间仿佛凝固了一般,与十年前我离乡时几乎没有区别。我走上石砖台阶,儿时居住的家就安静地坐落在这段台阶的尽头。不久以后,它就会被拆毁。建造的原料会被取走,漆黑的公路会从村子中央碾过,两旁会立起毫无生气的、反射着刺眼光芒的玻璃立面大楼。

我将脸贴在砖墙上,闭上眼睛,带着无尽的惋惜与这幢房子告别。突然,一阵声音毫无征兆地传入我的脑海——“有人在吗?”

墙在说话。

我惊讶得跳了起来。这是幻觉吗?我又小心翼翼地敲了两下那面墙,更令我惊讶的事情发生了,墙又一次开口说了话:“你能听见我的话?”

我迟疑着点了下头,然后说:

“你要被拆了,你知道吗?”砖墙没回答我的问题,反而说:“啊,我记得你,你是十几年前那个小孩?这家人已经搬走了,你又回来干什么?”

听到它这么说,儿时的回忆涌入了我的脑海。我想起自己曾在这墙下玩乐,躲猫猫、踢皮球,乡愁又油然而生。“我说,你叹什么气呀?”墙问道。“这里要拆迁了,我回来看一下。你也要被拆掉了。”我悲伤地说。

“无所谓。”墙出乎意料地答道,“我已经被拆过不知道多少次了。我刚烧出来的时候,这里还叫大清呢。时代更替本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。哪怕这里被拆掉,也会改建成更高、更宽敞的新房,能让更多人住下,这样不是更好吗?”

我思考着,从今以后,这里就不是乡村而是城市,能承载更多人的生活,也会成为更多人的故乡。想到这儿,我打起精神来,正准备向墙道谢,却发现我已经听不到墙的声音了。

“果然,刚才是幻觉吧。”我虽这么想,但心中仍久久不能平静。临走之前,我从墙上敲下一块砖来带在身上。这样,无论我去到哪里,故乡的声音都萦绕在身旁。

改稿

微风吹过田野,翻起一阵阵碧绿的波浪。夏日湛蓝的天空下,行人挑着扁担走在纵横交错的小路上。

这就是我的家乡,一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村庄。而它马上就要被拆除了。

我特意从北京赶回来,为了见这个小村子最后一面。

漫步在石板路上,两旁的砖房刷着斑驳的白漆,缕缕炊烟自屋顶升起。这里的时间仿佛凝固了一般,与十年前我离乡时几乎没有区别。看到这样熟悉的景色,我的心中不禁升起一股悲伤。

我走上石砖台阶,儿时居住的家就安静地坐落在它的尽头。不久以后,它就会被拆毁。建筑会破碎,原料会被拉走,漆黑的公路会从村子中央碾过,两旁会立起毫无生气的、反射着刺眼光芒的玻璃立面大楼。

想到这里,我将额头贴在砖墙,闭上眼睛,带着无尽的惋惜与它告别。随后,我又用手抚摸着这破旧的墙壁,带下了一些灰土和碎渣。

突然,一阵声音毫无征兆地传入我的脑海——“嘿,你这个莽撞的家伙!轻一点!我可是一把老骨头了!”

墙在说话。

我惊讶得跳了起来。这是幻觉吗?

我又小心翼翼地敲了两下那面墙,更令我惊讶的事情发生了,墙又一次开口了:“怎么又敲上了!你能听见我的话?”

我迟疑着点了下头。砖墙沉默了几秒,继续道:“啊,我记得你,你是十几年前住在这儿的的小孩?这家人已经搬走了,你又回来干什么?”

听到它这么说,儿时的回忆涌入我的脑海。我想起自己曾在这墙下玩乐,躲猫猫、踢皮球,乡愁又油然而生。

“我说,你叹什么气呀?”砖墙问。

“这里要拆迁了,我回来看一下。你也要被拆掉了。”我悲伤地说。

“那确实会有点疼,不过无所谓。”墙出乎意料地答道,“我已经被拆过不知道多少次了。我刚从炉子里烧出来的时候,这儿还叫大清呢。时代更替本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。回炉重造、重新粉刷之后,我会变得更结实、更漂亮。而这个村子,也会建起更高、更宽敞的新房。这样不是更好吗?”

我思考着。的确,从那以后,这里将会以新的面貌,承载更多人的生活。会有更多小朋友在这里躲猫猫、踢皮球,将这里认作“故乡”。不知为何,我竟想起了两句诗:“沉舟侧畔千帆过,病树前头万木春。”我打起精神,正准备向墙道谢,却发现听不到墙的声音了。

“果然,刚才是幻觉吧。”我虽这么想,但心中仍久久不能平静。

临走之前,我轻轻地从墙上取下一小块松动的砖,带在身上。这样,无论我去到哪里,故乡的声音都会萦绕在身旁。

修改点评

原稿存在着一定详略不当的问题,“砖墙”所说的内容以及“我”由此产生的联想稍显不足。修改后,作文内容更加充实,想象更加丰富,更能突出“砖墙”积极乐观、不惧变化、心怀“大我”的特点。

如果国宝会说话

北京市第一六一中学学生 武玥

原稿

我是圆明园鸡首铜像。

我永远忘不了1860年那个夜晚。举着火把的侵略者从天而降,坚硬的马蹄踏碎了辉煌美丽的梦。混乱的喧嚣声惊醒了沉睡的北京城,划破了夜的寂静。掠夺者的大手捞着金银,拢着宝石。火光映在他们眼里,变成熊熊燃烧的贪婪。我听到瓷器破裂的清脆响声,风掀起火焰的呼呼声。紧接着,我被用力搬起,又用力扔进某个箱子里。

我大概是随着船只漂洋过海,旁边是一幅略散开的卷轴,我能认出一个字。一点,一个庄严的宝盖,下面是柔顺的撇捺,是“家”,像极了辉煌美丽却再也回不去的家。

明明才离家几天,我已经开始思念了。

我被放在一个私人收藏室,与卷轴分开,那个厚重的“家”字却印在我心上。我面朝收藏室唯一的小

窗,看月亮升起。洁白的月亮嵌在黑丝绒般的夜幕里,轻盈的月光拂过游子的脸庞。我又想家了。我无法流泪,但那些映在脸上的月华全是我晶莹的泪光。

渐渐地,我能听懂洋文,知道有个词叫“home”,但那不是我思念的家。我的“家”苍劲有力,一勾一画都带着豪情,一撇一捺都是对家国的依恋。

我听说了震惊世界的五四运动,家乡的人们正以坚定不挠的意志摸索着前进的道路。我看到新挂起的世界地图,真巧,我的“家”恰好是雄鸡的形状。晚上,我向远处灯光辉煌的地方远望,那一定是“家”的方向。

百余年了,我已经离开百余年了。我思念那个苍劲的“家”字,思念那片美轮美奂的楼阁,更思念那片雄鸡形状的土地。

我相信,总有一天我会回家。

改稿

灯亮了。有人来了。

既然有了听众,那就再讲讲我的故事吧——不管他能不能听得到我说话。

自我介绍一下,我是圆明园鸡首铜像。

我永远忘不了1860年那个夜晚。举着火把的侵略者从天而降,坚硬的马蹄踏碎了辉煌美丽的梦。混乱的喧嚣声惊醒了沉睡的北京城,划破了夜的寂静。掠夺者的大手捞着金银,拢着宝石。火光映在他们眼里,变成熊熊燃烧的贪婪。我听到风掀起火焰的呼呼声,还有瓷器破裂的清脆响声。我被用力搬起,又用力扔进某个箱子里。

我大概是随着船只漂洋过海,旁边是一幅略散开的卷轴,上面能认出一个字:一点,一个庄严的宝盖,下面是柔顺的撇捺,是“家”,像极了辉煌美丽却再也回不去的家。

明明才离开家几天,我已经开始思念了。

我被放在一个私人收藏室,与卷轴分开,那个厚重的“家”字却印在我心上。我面朝收藏室唯一的小窗,看月亮升起。洁白的月亮嵌在黑丝绒般的夜幕里,轻盈的月光拂过游子的脸庞。我想起我们十二兽

首共度的时光,想起曾经生活的地方——一方方水池,一眼眼喷泉,饰以宝石、琉璃、珐琅……我无法流泪,但那些映在脸上的月华全是我晶莹的泪光。

我在这个收藏室里显得格格不入,和其他的雕塑没有任何共同话题。他们无论如何想象不到,我曾安度过怎样一段诗一般的岁月,又经历了怎样一场使人心惊肉跳的浩劫。现如今,被困在这里,我感受到了怎样的孤独与封闭。

好在,我渐渐能听懂一些洋文,听说了震惊世界的五四运动。我知道,家乡的人们正以坚定不挠的意志摸索着前进的道路。我看到新挂起的世界地图,真巧,我的“家”恰好是雄鸡的形状。晚上,我向远处灯光辉煌的地方远望,那一定是“家”的方向。

百余年了,我已经离开百余年了。我好想家。

这位朋友,如果你能听见我说话,请你帮忙向我远在东方的亲人转达——从离开的那一刻,我没有一秒不在期待着他们,接我回家。

修改点评

原稿中直接抒情的部分略显重复,内容稍显空洞。修改稿加入了圆明园鸡首叙述的情境,在其自白中添加了更多对回忆与现状的倾诉,使得想象更加丰富,作品更加动人。